

博学
文库

BOXUE WENKU

大洋洲文学研究 (第1卷)

詹春娟/主编

本书汇集了国内外大洋洲文学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岛国的主要作家和作品。全书围绕文学与民族、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环境、文学与性别等主题,对大洋洲文学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强调理论观照、审美鉴赏与批评分析的有机结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博学
文库
BOXUE WENKU

大洋洲文学研究 (第1卷)

詹春娟/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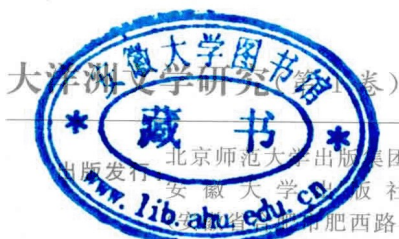
大洋洲文学研究. 第1卷/詹春娟主编.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4. 12

(博学文库)

ISBN 978-7-5664-0892-1

I. ①大… II. ①詹… III. ①文学研究—大洋洲 IV. ①I6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1512 号



詹春娟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8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7-5664-0892-1

策划编辑: 钱来娥

责任编辑: 钱来娥 李 雪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张同龙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赵明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诗代《前言》为《大洋洲文学研究(第1卷)》作

论文三十载，钟爱大洋洲。群英萃海国，援翰各千秋。
画眉歌唱时^①，又听泉哀鸣^②。榕树叶萧萧^③，谁能不动情。
喜赋归来辞^④，慨谱共和歌^⑤。珍爱故土魂^⑥，矢不废吟哦。
浪打植物湾^⑦，云笼钓出地^⑧。木鼓^⑨喧岛群，文化存同异。
海阔纳百川，园美开百花。攻错他山石，益我兴中华。

惠庵马祖毅书于求得一斋

【注释】

①《画眉歌唱时》系澳大利亚马丁·博伊德之长篇小说。

②《猫头鹰在哀叫》系新西兰珍妮特·弗雷姆之长篇小说。

③《榕树叶》系西萨摩亚艾伯特·温特之长篇小说。

④《归来辞》系新西兰阿利斯泰·坎贝尔之名诗。

⑤《共和之歌》系澳大利亚亨利·劳森第一次发表之诗篇。

⑥《故土之魂》系库克群岛马基乌蒂·汤吉亚收入诗集《科雷多》中之诗篇。

⑦植物湾是澳大利亚城市。

⑧据毛利传说，新西兰南北二岛是从海中钓出的。

⑨艾伯特·温特所编南太平洋诗文集，名为《拉利〈木鼓〉》。

目 录

平凡背后的悲剧生存

——刍议怀特小说人物 [001]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神秘的河流》和《卡彭塔尼亚湾》中的土著主题
..... [017]

一样永远的普理查德 [033]

边缘的想象

——论《卡彭塔尼亚湾》中的狂欢化表现 [042]

从《浅滩》和《土乐》看温顿的“恋地情结” [055]

移植、嫁接、根植方式下的本土戏剧的嬗变

——20 世纪澳大利亚戏剧纵览 [072]

安吉尔·戴人物形象分析 [085]

民族文学 vs. 全球化

——以当代新西兰小说为例 [099]

自我成长：玛格丽特·梅喜的《变身》 [110]

戏剧性突转与隐藏文本

- 从《一堂音乐课》和《一小时的故事》看女性生存悲剧
..... [122]

新西兰早期电影的兴衰 [134]

南太平洋文学研究

- 南太平洋短篇小说述评 [140]

失落与追寻

- 《榕树叶子》的族裔文化身份探讨 [157]

漫谈澳大利亚文学及其研究在中国 [166]

从《卡彭塔尼亚湾》到《光明行》，我对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一点 体会 [174]

吉姆·斯科特后殖民写作访谈录 [183]

论《凯利帮真史》的狂欢化色彩 [189]

《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199]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阈下的《人生之旅》解读 [211]

生态批评视角下《石乡行》的家园意识解读 [220]

漫谈《凯利帮真史》中的女性形象

- 探讨澳大利亚女性文化身份 [230]

勇于反抗的“女勇士”

- 西比拉形象新析 [239]

The Influence of Immigration 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250]

An Insistent Land [267]

平凡背后的悲剧生存

——刍议怀特小说人物

The Tragic Existence behind the Ordinary:

On Patrick White's Fictional Characters

澳大利亚著名现代派作家、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生前奉行的一条写作原则是：“在平凡背后发现不平凡，发现神秘和诗意……”事实上，作为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怀特不仅仅发现“不平凡”和“神秘和诗意”，还通过他所塑造的众多平凡小人物，从新的视角，以新颖的手法，“探索人内心的痛苦，塑造在心灵的重压下性格畸形的人物，从而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揭示了他们平凡背后的不平凡生存，从而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诠释了历经苦难之后人类生存意义的内涵。同时，“他的小说倾向于从外在现实转向（人物）烦恼不安和支离破碎的内心”，显示出他对人类心灵的深刻洞察力，倾注了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关注，因而怀特成为“国家良知的声音”。本文拟探讨怀特主要小说作品中平凡人物的生存悲剧^①。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来自外部的威胁所构成的人类生存危机从未停止过。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得以迅速提高，外在的威胁不再是人类生存危机的主要

因素,生存危机却随之逐渐内化为人类社会环境本身对人类个体存在的威胁。在“没有人的存在,只有社会的存在;没有个人,只有公民”的现代社会里,社会对个体存在真实性的根本否定是构成人的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怀特小说的意义之一就是典型地再现了平凡人物的个体生存危机:他们因其个性,普遍受到社会环境的排斥,被社会群体边缘化了,从而丧失了个人身份,遭遇认同危机,其个体存在的真实性遭到否定,其自身价值和个人尊严受到摧残,如同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s)所说的那样:“个人正在,或者感觉到,受到践踏,无法生存。”

然而,在怀特的主要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个怀特式平凡人物都为构建个人身份,建立自我的真实性和肯定自我价值而付出毕生努力去抗争。这可以视为他们应对认同危机,走出生存困境的必要努力和手段。以怀特的第一部成熟作品《姨妈的故事》(*The Aunt's Story*)为例。该小说叙述了老姑娘希奥多拉·古德曼毕生追求个性和自由,寻找真实自我而又屡遭挫折和失败,不为社会认同并丧失个人身份的悲剧性人生经历。希奥多拉生性叛逆,桀骜不驯,勇于质疑和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在家里,她的对立面是母亲古德曼太太和妹妹范妮。前者蛮横专制,象征世俗社会的传统权威;后者玲珑圆滑,代表社会传统认可的为人处世方式。在社会上,她试图反叛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传统习俗和价值观,更是男权统治的地位。为此,她先后拒绝了两个求婚者,一个庸俗自私,另一个占有欲极强。父母去世后,她远赴欧洲寻找精神寄托。在法国南部米迪旅馆的“梦幻花园”,她邂逅了许多同样性格乖僻、遭受过各种心理创伤的住客,感受到了现实中从未有过的真诚。米迪旅馆及梦幻花园毁于火灾后,希奥多拉来到美国。旅行中,她突然半途在一个小镇下车,撕毁了回澳洲的车船票及身份证明,改名皮尔金顿。她拒绝了好心人的帮助,独自住进山上一所废弃破

房。在幻觉中,她遇见了一位叫霍尔斯蒂斯的智者。后者与她讨论了人生,并给予忠告。她听后顿悟,遂放弃了在现实中的苦苦求索,平静地走进疯人院作为其最后归宿。她的特立独行使她陷入生存困境,异化为他者,是“所有怀特式人物中最为孤独的一位”。而她接受的最后归宿既是社会对她个人身份和个性的最终否定,也是她对现实社会彻底幻灭的表示和拒绝任何妥协的决心。

同样因认同危机而导致的生存困境也发生在《树叶裙》(*Fringe of Leaves*)的女主人公艾伦·罗克斯伯格身上。她原先是个朝气蓬勃的农家女,嫁给罗克斯伯格先生后跻身伦敦的上流社会。但罗克斯伯格太太的身份却使她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自我,产生了认同危机。她不满沉闷乏味的生活,“渴望某种深沉的东西”,但文明社会的理智“告诉(她)这样思考是错误的”。她从澳洲返回伦敦的途中遭遇沉船,丈夫遇难,她被土著人俘获,被迫在土著人部落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却似乎找回了她原有的活力和自我。后在一个逃犯的帮助下,她重返文明社会。随即,艾伦又处处感到压抑,忍受种种约束,抑制农家女的本性,已经恢复的活力和自我又离她而去。她在上流社会的生活与她在土著部落里的经历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在土著部落,她尽管获得了原始的活力,却无法认同土著居民。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历经千辛万苦而重返的文明社会却又是一个“也许比地狱更糟糕的地方”,在那里,她沦为旁观上流社会生活的他者。因此,《树叶裙》在审视和批评现代社会的价值方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他者视角。

而《特莱庞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可以说是鞭辟入里地描绘了以个人身份危机为表象的生存困境。小说主人公埃迪·特莱庞是个两性人。为此,其性别身份始终困扰着他。埃迪的姓“特莱庞”(Twyborn)一词在英语中隐含着“第二次出生”,即“重生”之意。他试图通过变换性别身份来得到社

会对他生存的认可,获得重生,但始终未能如愿。在小说的第一部,他以年轻女性的身份出现在“一战”前夕的一个法国小镇,给自己取名尤特夏,嫁给一个老年希腊商人安吉洛斯,遁入幻想中的拜占庭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的临近迫使尤特夏和安吉洛斯匆匆逃离小镇,安吉洛斯猝死途中。“一战”的炮火因此炸碎了埃迪(尤特夏)的幻想。在第二部,埃迪恢复了男性身份,作为退伍军人回到了澳大利亚。但他阔别多年的家里根本就没有他的位置,面对他的是严峻冷漠的父亲和只爱宠物的母亲。于是他去了父亲的朋友格雷格·勒欣顿的牧场打工,借以锻炼男性气概并确立男性身份。但在那里他先是受到勒欣顿太太的引诱,成为她的情人,后又受到同性恋经理唐·普鲁斯的纠缠和骚扰,而管家蒂勒尔太太干脆将他当女儿看待。总之,他又陷入了无法确定性别身份的尴尬之中。牧场生活的经历使埃迪对男性世界绝望,而他父亲的冷漠最终促使他永远地离开了澳大利亚。埃迪在小说的第三部又变身为女性,身份是伊迪斯·特里斯脱,伦敦一家高级妓院的老板。格雷文纳爵士是她的赞助人,同时深爱着她。但她的性别含混性使她一直对这份感情犹豫不决。“二战”开始后,格雷文纳爵士在赴前线参战前夕向她表白,无论她的性别如何,他始终爱她。此时,埃迪的父亲已故,母亲来到伦敦,与他不期而遇。母亲接受了儿子的女性身份。这促使埃迪决定恢复男性身份,与母亲一起返回澳大利亚。然而埃迪就在去母亲住处的途中突遇空袭身亡,死时仍身着女性服装,象征其性别身份仍未确定。埃迪一生徘徊于两种性别身份之间,为寻求合适的生存地位,为获得自我真实性而屡遭挫折,最后以个体毁灭而告终。

怀特式平凡人物的生存困境源自于他们坚持个性,对现存社会观念、习惯和价值持批判的怀疑态度。他们对社会的认同危机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冲突,用《姨妈的故事》中智者霍尔斯蒂斯的话来说:“你无法调和快乐与悲

哀……无法调和生命体与非生命体,无法调和幻想与现实,更无法调和生与死。”这种对立冲突的实质是怀特式平凡人物不顾外界敌对力量的压制,在明知无望的情况下,仍选择了奋力对抗社会传统势力强加给他们的践踏和异化,争取人类内心向往的精神上的自由生存,以维护自身尊严和个性价值。

二

捷克小说家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的价值在于揭示存在作为它本来的未被遮掩的可能性;换言之,小说发掘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东西”。怀特小说以平凡人物的经历揭示了极为隐秘的人性内在冲突,展现出人性中“人类的邪恶与德行并存”的状况,正视并表现了“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这个自相矛盾的事实。这些平凡人物的经历将人性内在的善恶展示得淋漓尽致,演绎了一出出叔本华最为推崇的第三类悲剧^②。

怀特在其代表作《沃斯》(Voss)中刻画了一个怀有超人梦的人物及其幻灭,生动地揭露了人性的弱点和邪恶所招致的毁灭。探险家沃斯来自德国,他打算深入澳洲内陆探险,借以锤炼其精神意志来对抗悉尼的物欲世界。一位悉尼富商给予他经济赞助,富商的外甥女罗拉更是与沃斯相爱。在探险途中,他俩通过心灵感应沟通,建立起精神婚姻。沃斯抱负远大,藐视世俗,深信个人意志可以征服一切,“意志决定未来”,期待成为上帝般的超人。但是,探险的过程恰恰证明了他只是个凡人而已,具有凡人的种种弱点。在整个探险过程中,人性的冲突无所不在:沃斯内心的善恶冲突,队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沃斯的神性和队员的世俗性的冲突等等^③。沃斯自负固执,指挥频频失误,兼之队员疾病缺粮,土著黑人追踪偷袭,使探险队陷入困境。在队员波尔费雷曼执行沃斯的错误命令遇害后,探险队发生了分裂。队员嘉德带领一组退出探险,但最后组中仅他

一人幸存并精神失常了。另一组随沃斯继续前进,被土著黑人俘获。此时,沃斯完全变得谦卑,终于意识到自己作为凡人的局限。几天后他们全部遇害。至此,整个探险队都成为沃斯超人梦想的殉葬品。小说的女主角罗拉认为,“假如他(沃斯)身上善恶并存的话,他是和恶作斗争的,但是失败了”。沃斯试图证明自己具有上帝般的超人能力,可以征服世界,其根源是“疯狂,利己主义,以及人性中通常最卑劣的部分”。沃斯探险的失败既揭示了他内在自我的冲突,也在广义上揭示了探险队成员中人性善恶的冲突,以及历史上白人殖民者残酷镇压土著黑人所种下的邪恶之根。

人性善恶冲突导致毁灭也是《坚实的曼荼罗》(*The Solid Mandala*)的表现主题之一。小说叙述了一对孪生兄弟瓦尔多和阿瑟的故事。兄弟俩自出生起从未分离,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步入青年、中年,一起退休,甚至一起爱上了同一个女孩。瓦尔多曾在图书馆工作,聪颖敏锐,很有抱负,但狂妄自大,私欲极重,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所鄙视的阿瑟曾在店里工作,生性迟钝,智力低下,却颇具数学才能,还善解人意,“他知道顾客需要什么,甚至比顾客自己还要清楚”,因而深受顾客欢迎。孪生兄弟俩既分别象征着人性中恶和善两种极端,又寓意着人性中善恶并存,并且导致冲突的状况。阿瑟是善的化身,一心向善,颇有人缘。瓦尔多则是恶的体现,因梦想难成,转而嫉恨阿瑟,因为阿瑟“很可能是真理本身”。他最后竟欲谋害阿瑟,却因疯狂的自虐而死。人性的邪恶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而《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则是怀特剖析人性的又一部力作。富孀亨特夫人为人自私、贪得无厌,“一直渴望占有东西”,从宝石到人都可以成为她据为己有的对象,她希望成为财富和精神上的女皇。一次,亨特夫人被风暴困在一个小岛上,这个处于风暴眼中的小岛却异常平静。她因此顿悟,在临死前的梦呓状态中,她回忆剖析其荒淫一生,审视其人性中的

善恶,终于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精神上的超越。但她的一双儿女却未能获得拯救:女儿多萝茜追逐名利财富,远嫁法国后成为徒有虚名的公爵夫人,得到的仅仅是幻灭;儿子巴兹尔早年曾在英国戏坛上成名,但其后却因生活放荡不羁,荒废演技,声誉尽毁。他俩都利欲熏心,终于毁于人性之恶。

人性中的邪恶很容易使人丧失理性,丧失个人价值,最终泯灭人性中的善,甚至转而异化为践踏他人个性的工具。《活体解剖者》(*The Vivisector*)中的艺术家赫特尔就是一例。赫特尔是一个试图在艺术领域里实现超人梦的悲剧人物。他出身贫寒,颇具艺术天赋。他自幼被父母卖给考特尼夫妇,后与上层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发生冲突。于是他离家去巴黎学习绘画,战后回到悉尼开始创作。他的模特儿兼情人先后有妓女南斯、希腊船王的妻子赫罗、少女钢琴家凯西等。但他只是利用她们的情感和肉体,以理性冷峻的极端方式精确剖析她们,并表现在其画作中。晚年的赫特尔专心致志于《生命全观》的绘画创作,希冀在最后的作品中表现出至高无上的靛蓝之色或者“显现上帝”之色,这是他幻觉中的上帝,是他精神上感悟到的真理,他称之为“心理壮观”。不幸的是,在他即将完成描绘上帝的形象、试图用艺术来表达他在顿悟中得到的启示时,他倒地猝死。赫特尔怀着“以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世界”的雄心,试图依靠超人的意志,通过艺术重建他的理想世界,化解生存的困境。他的艺术世界和现实形成对立,被社会异化为他者。但他同时却因受制于人性之恶,也沦为异化他人的工具。他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完成了对模特儿人性的扼杀和异化。他的审美理想建筑在冷酷否定她们的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之上。人性之恶使他在完成了对她们的异化和毁灭的同时,也毁灭了真实的自我。

如同叶胜年所认为的,“怀特的许多作品都表述了对人性的沉重思考,深刻彻悟和严厉解剖,表现了一种对真理的探求和为

此付出的代价”。怀特以其平凡人物的生存悲剧深入探究了导致人性毁灭的原因,使我们看到人性中的邪恶已构成了人类生存威胁中的重要因素。怀特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念,即人类不会毁灭于自然,却可能毁灭于自身。而人类除了自我拯救之外,不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人类只有克制其自身的邪恶才能超越其自身,获得生存的自由。同时,怀特凭借其平凡人物的遭遇,表达了人遏制其邪恶自我和改善自己以获得生存自由的愿望。

三

除了认同危机和人性冲突之外,怀特式平凡人物还经历着精神危机,这是他们生存悲剧的根源之一。尼采早在19世纪就已警告过我们,上帝已经死了,精神危机随之产生。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论及精神危机时说:“危机包含了这样的事实,即旧的信念渐渐消失,新的信念没能出现;在这个空白期间,大量的病态症状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怀特式平凡人物的经历展现了现代人在其精神世界失落、自我迷失以及信仰丧失之后所深陷的精神困境。可以说,怀特人物的精神痛苦形象地印证了拉尔夫·哈珀(Ralph Harper)所说的“两种孤独和痛苦的根源:被排斥在他人之外,又被割断了与上帝的联系”。

《人类之树》(*The Tree of Man*)表现的是怀特式平凡人物试图凭借自身的努力走出精神困境的一种探索,也是对现代人心灵的探索。作为现代社会中永远的他者,主人公斯坦渴望“永远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为此,他带着新婚妻子艾米·帕克来到悉尼郊外的一处荒地,历经艰辛,垦荒造地,传奇般地建立起自己的农庄,希望从此安居乐业,远离都市中的商业社会。但现代商业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在,势力强盛。到头来,他们一家仍沦为工业社会的牺牲品:先是女儿嫌贫爱富,攀附上层社会,嫁给了律师,离他而去;继而妻子红杏出墙,受到城里来的商品推销员的诱奸;尔后儿子

见钱眼开,走上犯罪道路。最后,甚至连凝结着他一生心血的农庄也被迫为城市的商业扩展让路。面对现代商业社会的强大势力,斯坦的理想家园不堪一击,成为一个耗尽他一生心血的幻想。其现代都市农夫的身份使他在现代社会中根本无立锥之地,而他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是反衬出他在现代社会中尴尬的他者处境。至此,斯坦已不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平凡人物了,而是象征着一个处于精神困境中的现代人。

怀特式平凡人物的他者生存和精神困境在《战车上的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中表现得尤为深刻。小说中的四个悲剧小人物虽然身处险恶的社会环境,却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追求真实的个性。黑尔小姐喜欢独立思考,我行我素,不受社会习俗的约束,更不随波逐流。像《姨妈的故事》中的希奥多拉一样,黑尔小姐只好在自然界中寻找认同感,在“正常的”社会中无立足之地。但她仍未逃脱恶势力的迫害,被逼疯直至失踪。希姆尔法勃教授侥幸逃离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辗转来到澳大利亚后忍辱负重,以真诚和善心待人,却始终被视为另类,最后竟然被歧视他的工友们钉在十字架上,重伤而死。饱受社会歧视的土著画家德博身染恶疾,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却仍坚持其不拘成规的艺术创作,颇有惊世骇俗之力,当然得不到常人的赏识;戈德博尔德太太的丈夫是个酒鬼,不问家事,她以洗衣为生,独力支撑全家生活,虽然贫困,却一心向善,但她孤独无助,无法挽回希姆尔法勃遭受迫害致死的命运、黑尔小姐失踪的厄运以及土著人画家德博穷困病死的不幸。四个小人物与现实格格不入,沦为他者,身处险恶的环境,但仍苦苦追求精神理想,寻求生存的意义。

怀特式人物面临的自我迷失则是他们遭遇精神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在面对“我是谁”这个本体论问题时,他们都经历了痛苦和困惑。《姨妈的故事》中的希奥多拉发现自己“无法肯定地说:‘我就是我’”。《活体解剖者》中的艺术家赫特尔手中的

画笔尽管犹如手术刀一般锋利,能将他的模特儿剖析得支离破碎,却剖析不了自己。他坦承“并不了解自己”因为他无法“真实地看待自己”。同样,自我身份问题也在折磨着《特莱庞的爱情》中的埃迪。他憎恨虚假的自我,渴望寻找自我的真实性,但在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中他变得日益绝望。他的一番话也许概括了所有怀特式人物对这个问题的悲观:“真正的埃迪还没有被发现,也许永远发现不了。”

此外,传统信仰的消失更是导致怀特式人物精神困惑的根源之一,这也反映了怀特本人的看法。怀特曾声称:“每个人都会犯错,包括上帝。”因此,对宗教的怀疑和嘲讽态度在其小说中比比皆是,如《姨妈的故事》中的希奥多拉视“一桶牛奶”为其信仰,《人类之树》中的斯坦把地上的唾沫指为“上帝”,《树叶裙》中的罗克斯伯格太太干脆对牧师坦言:“如果我曾经有过灵魂,我想现在可能已经丢失了。”怀特式人物的信仰丧失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精神危机的严重程度。而通过《沃斯》中的探险家沃斯和《活体解剖者》中的艺术家赫特尔这两个超人式人物的失败,怀特又似乎在警告我们,超人并非解决精神危机之良策,超人梦不可能解决人类生存的困境。

怀特笔下平凡人物的精神危机,深刻地体现了现代人体论意义上的困境,揭示了一种最终转化为荒诞状态的极度绝望。在此状态下的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失去了价值观,无法保持个人的尊严。

四

然而,面对永恒的生存痛苦和人生失败,怀特式小人物采取的不是消极回避,而是以坚强的决心和意志力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经受苦难和痛苦则是寻求精神家园的必要条件,因而对怀特式人物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怀特曾引用甘地的名言:“要取消受苦的法则是不可能

的,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进步以受苦多少为衡量标准……苦难越纯粹,进步就越大^④。”借用基尔凯郭尔的术语,怀特式人物都是在人生的“第三阶段”遭受苦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痛苦中反省,积极地寻求拯救灵魂的方法”是怀特式人物对待人生的真实写照。因此,他们尽管离群索居,经受精神磨难,身陷生存困境,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寻求人生的终极真理。

在怀特式平凡人物的苦难和失败中,社会现实永远无法逾越,理想始终无法实现,但他们仍然关注行动本身,一如《人类之树》中的斯坦面对“充满冰霜的世界”所采取的态度:“要使生活充满意义,要与寂静、岩石和树木做一番抗争。”他们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同时,仍奋力搏击,参与一场注定失败之战,以求赢回自己的尊严,重构价值观,建立精神家园,借以支撑自己在这个混乱无序世界中的生存,并发掘生命意义。正因如此,深刻的悲剧意义才得到了体现。《姨妈的故事》的女主人公希奥多拉以坚定的意志,走进了疯人院,作为对社会的最后抗争。《人类之树》中的斯坦以自建的理想家园对抗悉尼的物质世界,肯定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至死仍坚持自己对自然的信念:“我信仰这片树叶。”而《树叶裙》里的罗克斯伯格太太似乎走得更远。在她看来,相比她逃离的土著部落,象征现代文明社会的澳大利亚只是一个“荆棘满地、鞭子飞舞、行凶犯罪、窃贼横行、沉船不断、淫妇泛滥的国度”。事实上,她试图以自己在土著人部落的经历颠覆文明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为自己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探险家沃斯和艺术家赫特尔更是试图以超人似的力量来建立可以抗衡物质世界的精神家园。

同时,苦难和失败又是怀特式人物自我实现和精神净化的必要过程。怀特式人物对精神升华的渴望则反映了他们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了个人价值和尊严的意义所在。在《沃斯》中,沃斯只有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最终变得谦卑,获得精神上的自我